实体书店之殇

□彭 龄 章 谊

不久前，《人民日报》曾以《一封来自书店的结业信》为标题，刊登了广东中山“万有引力”书店给书友们的一封告别信。中山，不正是诗人阮章竞先生的家乡吗？两周前我们应邀出席阮老百年诞辰纪念会，获赠的图书中，除了纪念文集《永远的阮章竞》和首次面世的阮老回忆录《故乡岁月》之外，还有一本中山市政协办的季刊《和》。细读了这本图文并茂的刊物，颇让我们为阮老家乡的快速发展而高兴……然而令我们不解的是，五桂山下，兰溪河畔，那座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深得改革开放之利而使经济飞速发展的城市，怎么竟容不下这么一家经营8年多的颇有口碑的民营书店呢？

以我们熟悉的北京来说，上世纪50年代初，除国营的新华书店外，还有“三联”、“平明”、“新潮”、“五十年代”等民营书店，它们各具特色，共同繁荣着新中国图书市场。后来，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民营书店消失，变成了清一色的新华书店，原先各民营书店的特色也随之消失。“文革”更是文化的劫难，书店里除了“毛选”、“样板戏”，鲜有可读的文学作品。“文革”后，图书倒是丰富了，但不知为什么，一架架图书都被柜台隔开，读者购书不能自取，只能站在两三米外，费力地辨认着书脊上的书名，求服务员取下递给你。如果换了两三本还没有买，那不屑的脸色常令人心堵……记得那时我们才从黎巴嫩离任回国，黎巴嫩是纪伯伦的故乡，即使是战乱中，书店的书架前，依旧挤满读者。我们对国内书店这种“衙门”式的作派很是不满。

后来，忽听说西单附近新开了一家开架售书的民营书店，我们慕名寻去，古色古香的门脸上挂的“三味书屋”的匾额，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幼年读书的地方，感到分外亲切。店面不大，环墙四周书架上的图书不仅可以自取，还可以从中间条桌上的暖瓶里倒一杯水，坐下静静地看，不必顾及店主不悦的眼色。店主李世强先生告诉我们，“文革”中，他“有幸”同老作家聂绀弩关在同一间牢房达5年之久，在聂老的感召下，他总想着为提高民族文化素养出一点力。出狱后，赶上政府鼓励私人自主从业的政策出台，便在聂老遗孀周颖女士、作家萧军、楼适夷及鲁迅先生儿子周海婴等支持下，和妻子刘元生一起自筹资金，因陋就简，办起了这小小书屋。这是继50年代民营书店停业之后北京出现的第一家民营书店。看看架上的图书吧，有当时流行的《第三次浪潮》《大趋势》，有《飘》《汤姆叔叔的小屋》，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舒婷的《致橡树》……国营书店因“经济效益”不愿进的书，读者只要登个记，他们也千方百计寻到。而那时街头巷尾处处泛滥的诲淫诲盗的“地摊书”，即使畅销，他们也拒之门外。正由于他们坚持继承鲁迅先生的作风和邹韬奋先生创办“生活书店”的传统，倡导人情味、文化味、书香味这新“三味”，开业短短时间，便口口相传，备受爱书人的欢迎，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一些学生、教师、记者常利用工余时间志愿去帮忙。出于对他们精神的感念，我们除帮着介绍熟识的出版社为他们提供便利，还连续写了《新“三味”》《一杯清水也感人》的短文，分别发表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在看望老诗人老作家臧克家、姚雪垠时，他们提及报上的小文，我们也乘机代“三味书屋”向他们索求墨宝，两位老人都兴致勃勃地铺纸挥毫，支持这“新生事物”……

后来，我们又奉调出国工作，待重返北京已近乎10年之后了。这期间，北京各处又陆续建起了“风入松”、“万圣园”、“光合作用”、“单向街”、“第三极”等等民营书店、书城，其中不少已成为各城区知名文化产业 “地标”或名片。由于有了竞争，官办书店也一改旧日“衙门”作风。那时，北京城区正极速扩展，我们也从东二环边的三里屯迁居北五环附近，四周比肩而立的写字楼、商厦、KTV……应有尽有，惟独没有书店。想买书还得换几次公交车进城去买，年纪大了，跑不动，也耗不起那时间，地坛书市便成了我们“文化赶集”的惟一去处。那时，电子书、“网购”等还没来抢夺实体书店的风光，所以邮局插空补缺搞“创收”，将大厅一角用来售书。只是销售的大都不是我们需要的。不过也有例外，有学友推荐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但市内各书店根据相关部门通知都下架了，而我们却在那家邮局淘到一本“漏网之鱼”……

后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化竞争的加剧，喧嚣、虚浮的商业化气氛充斥着整个社会，冲击着人们的传统理念与社会生活。为了“不输在人生起跑线上”，从小学，不，从幼儿园起，就硬给孩子背上沉重包袱，让孩子们没有时间阅读。微博、短信、电子书带来的闪阅读、浅阅读等阅读方式，以及时尚、养生、求职，官、商场角斗等快餐图书，迅速挤压了严肃书籍市场。 “网购”的兴起，更给了势单力薄的民营书店致命一击。“风入松”、“光合作用”、“第三极”等等实体书店，大都风光不再。有的因急速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有的如中山市的“万有引力”一样，因租金、运营开销上涨，无力支撑。其余的也不得不更换经营理念，像前些年我们家附近那家跨行搞“创收”的邮局那样，营销咖啡、茶点、音像、时尚小饰物。也有的“入盟”或为别家商行吞并成为附属品……至于 “三味书屋”，我们自离开后便未再去过。听说由于修建地铁已迁到佟麟阁路与长安街交叉处的一幢二层小楼，一层是书店，仍以人文、历史、社科类图书为主；二层是茶座，也常举办文艺沙龙、图书首发式和讲座,依旧受到一批将它视作“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顾客们的拥戴。我们每每乘车经过西长安街，总不期然地把目光投向那里，送去我们默默的祝福……

中山“万有引力”书店的“告别信”中说：“纸质书渐行渐远是不争之实，但还有那么一群人喜欢手指摩挲着书页和在书架间穿行的感觉”。正是他们的支持，才让书店坚持到现在。而如今，那增加了近四成的租金，成了压垮这匹已经艰苦支持了8年多的疲惫不堪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人民日报》在转发时，感慨地评述说：不管万有引力书店何去何从，我们都将为“告别信”中既深且凉的呐喊：“阅读不死！”所感动……

我们相信大多数读者也都会有这般感慨的。据业内人士统计：整个出版行业的净利润，约占图书订价的4%，实属 “微利”产业。以西单图书大厦这个全国图书销售业的龙头企业为例，一年图书销售额约3～4亿元，而北京稍大一点的超市，在元旦、春节促销期间的销售额动辄过亿。难怪有一家商企想增添一些文化韵味，和几家出版社签订合作协定，经过实践之后，方知“卖书太辛苦，不挣钱”，勉强挨到合同期满，便“握手相揖别”了。毕竟，书籍不同于其他商品，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也通过立法规范市场，避免无序竞争，而非简单地抛向市场。据权威部门不久前发布的《2013年出版物发行产业发展报告》指出：尽管“在业态结构上，网上书店和电子商物企业增长迅猛，但实体书店依旧占整个出版物零售市场的80%以上”。这说明即便在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数字网络已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仍“喜欢手指摩挲着书页的感觉”，仍保持着延续了几千年的阅读习惯。或许正因如此，“万有引力”告别信中，发出 “阅读不死”的呐喊，才更显无奈与悲凉。不敢想象，“万有引力”消失之后，中山市的爱书人真的再也无法在身边选购到从他们那座小城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前辈诗人阮老的《漳河水》《白云鄂博交响诗》《晚号集》等脍炙人口的诗集了吗？

令人欣慰的是，实体书店面临的窘境，已越来越多地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作家张抗抗连续三届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减免实体书店税收的提案，她说：“实体书店是文化场所，感受到的文化氛围，是网上书店无法代替的。”去年12月，国家出台了实体书店减免增值税的政策。而对实体书店的综合性扶持政策，包括制订图书交易法规，调整对实体书店专项资助标准，民营文化机构从业人员注册等等，都已在研究中。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倡导全民阅读”，虽只有短短6个字，其含义与涵盖面既深且广。因为“全民阅读”的实施与养成，是判断与衡量民族精神状态优劣和国民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志，需要政府及社会方方面面共同参与，努力营造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重的良好环境，保障全国人民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与条件。这无疑更像一缕春风，为我们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建设文化强国指明了方向，也为仍在困顿中坚守的民营实体书店的经营者和钟爱纸书的读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新媒体之美

□郑彦英

一位青年作家问我，怎样才能提高作品的语言魅力，我想了想说，你看看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

这番对话是在乍暖还寒的春天，我们都穿着羊毛衫。到了深秋，树叶开始飘落的时候，我又见到了这位青年作家，我们还是穿着羊毛衫，从着装上看，似乎还在早春，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夏天，半个春、半个秋。我看了他的新作品，语言明显地有了弹性，词语之间多了些许湿润，便禁不住说好。他笑笑说，我把《动物世界》看完了。

说真的，赵忠祥解说的《动物世界》，对电视画面上的动物状态和行为作了完美的解释，因其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和对画面的穿透性解读，使得他的解说充满诗意，谁还会再去回看文本呢？与声画一起推送到读者跟前的，已经是升华了的文本。

今天的文学，在电子、网络的助推下，已经出现了几乎完全不同的发布、推广和阅读方式，读者对文学的接受出现了多样化渠道，于是，往往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形式受到青睐，同时，最能便捷、快速传播的手段，最容易被大家接受和运用。

140个字以内的微博刚刚出现的时候，许多人觉得太短小了，难以完整表达自己的内心诉求，但是，当这些人还在彷徨的时候，一批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利用这个看似微小的平台，呼风唤雨。他们抓住了微博的功能充分加以利用，上传图片、视频以补充文字，正如网友们常说的：有图有真相。于是，借助于声画，140字以内的文字一下子丰满了，微博的平台就一下子显得非常博大，若四两可拨千斤的中国古训。

就在微博刚刚开始翻云覆雨的时候，微信出现了。

手机上虽然有微博客户端，但是，微信以朋友和朋友圈为平台，以手机为主要移动媒体作为传播载体。这样，似乎有了更大的私密性，而且，文字不再限制在140个字以内，图片和视频也不限制大小，于是，各种各样的图文出现在微信上，重要的是，大部分发送到朋友和朋友圈，所以，朋友们看到了，几乎都会读，因为他们对发布这个微信的人是知道的，由知而读，亲切如晤面。再就是，朋友受到感染，又会分享到他的朋友圈，一个一个朋友圈连接起来，在发送即到达的电子时代，会迅速传遍全国乃至全世界。

许多人将微博和微信称为通俗媒体，不屑一顾，认为好的文章，是不需要声画补充的，在好文章面前，想象的力量带动了读者，使得读者和作者一起参与创作，读者面前自有想象的声画，从而使作品产生无穷魅力。他们举例《岳阳楼记》，特别是其中充满激情的一段：“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如果给这样的好文章配以声画，岂不辱没文字？但是我想，范仲淹若为今人，也不会如此作文，起码不会用“其喜洋洋者矣”之类的句子，因为这种类似于文物的句子会招致年轻人的不屑，他们会认为跟前来了一个从宋代穿越过来的文疯子。而今的作家，在写作中已有意识或无意地具有了“声像”意识，有些小说家从创作之初即为“改编”而作准备。其利弊先不说，但已是时代事实。

当然，朋友们会说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文章，这是需要认真阅读，不需要声画的好作品。但是问题是，在大量更容易接受的声画文学作品面前，在大家都跑步一般奔向前程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坐下来手捧一本书，安静地看《我与地坛》。而且，与声画一起到达我们面前的好作品比比皆是，你能说歌曲《让世界充满爱》不会催人泪下吗？你能说电影《功夫熊猫》不是一篇充满哲理的好文章吗？而这些，在手机和其他移动媒体上都能看到，不需要去图书馆，甚至不需要花钱，只需要有密码或无密码的wifi。

总有一天，我们会认为慢节奏是一种奢侈，会认为安静地坐下来读书是一种享受，但是，我们能脱离开这个飞速的时代去等待慢节奏吗？当然，真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欣赏习惯也会发生改变，我们可能会希望闭着眼睛，听手机里的一个男低音朗诵《我与地坛》，并且在他朗诵的时候，配以地坛的风声雨声鸟鸣声。

时代不以人的意志而发展，你就是坐在椅子上一整天不动，也随着地球的转动，在宇宙中运行了4万多公里。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美文，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面前，以不同的承载方式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有一双慧眼，及时发现新的美。

而发现，往往和享受同时存在。

大白话

避免抬杠

□陈世旭

两个人争论不休，各持己见，谁也不肯服输。俗谓之“抬杠”。

固然，“真理愈辩愈明”，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口角相加，断绝来往的，却往往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喜欢争论的人，大多数有些情绪化、非理性。某年出差，车上一人对接待方迎来送往皆警车开道的铺张和形式主义很是反感，但当别人举出更多类似的例子附和他的时候，他却又说那也还是必要的，要不你会高兴吗？这样的出尔反尔，一下噎住了附和者。还有一个更难以理喻的例子，某人妻子红杏出墙，他又不愿离异，只恨声不绝。朋友顺着他的心思好心劝慰：如果嫂夫人与那人并无感情，只是一时冲动出轨，原谅也罢。不意某人作色：这是什么话！她与那人若有感情我还能理解，没感情那叫什么事？呛得劝他的朋友瞠目结舌。

两个例子都只说明一点，有些人并没有既定的原则，如果有，那就是永远要显得与人识见不同，永远要高人一筹。与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争论的必要。每遇这类仁兄，我的做法是立即免开卑口，噤若寒蝉。有个笑话说：古时有甲乙二人争论，甲说四乘七等于二十七，乙说四乘七等于二十八。争到最后去找县太爷论理。结果说四乘七等于二十八的人挨了板子。县太爷的理由是：一个人竟然蠢到和以四乘七等于二十七的人争论，岂不欠揍？

无谓的争论永无胜者。其所以“蠢”，蠢在只会使事情愈来愈糟，既提升不了自己也改变不了别人。有理的一方若纠缠不休，便是愚不可及。卡耐基说：“你赢不了争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要是赢了，还是输了。”富兰克林说：“如果你总是抬杠、反驳，也许偶尔能获胜，但那是空洞的胜利，因为你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好感。”无谓的争论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容易让对方当成冒犯，将双方观点上的冲突转变为维护自尊的冲突，也就注定了没有哪一方能赢。你也许赢了一场争论，却因此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树立了一个敌人，岂非得不偿失。

“抬杠”的出处在丧事，被借用作无谓争论的代词本身就有一点隐喻在其中。我们常常在生活中看到，有人能力很不错，却因为争强好胜喜欢争论而与同事和朋友相处不好，也得不到上司赏识，因而感叹怀才不遇，却不知祸根是自己种下的。

既是争论，那就是双方的事。你想避免无谓争论，而对方却强蛮挑战，这就需要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冷静，克制，尽力保持理智。生活中总是温和友善者受欢迎，倘以温和友善待人，则对方“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就无法争吵。进一步想，既然对方肯花时间对你表达不同意见，也就和你一样对同一件事情表示关心，你也就犯不着因为他的意见与你不合而懊恼了。处理得好，把“反对”升华为友谊，那才叫一个高明。

永远不和别人做无谓的争论，应该当作一种社交准则来遵循。在美国总统林肯看来：“任何决心有所成就的人，决不肯在私人争辩中耗费时间……无谓的争论，对自己性情不但有所损害，还会让人失去自制力。在尽可能的情形下，你不能过分张扬自己，要学会放弃。”卡耐基则说得更精辟：“有一种方法能得到争辩的最大利益——那就是避免争辩。避免争辩就如同避免响尾蛇和地震一样。”

老古话说：“天下事，何时了；有些事，不了了；一定了，不得了。”许多事是在“不了”中“了”的。偶然发生的不快，无关宏旨的分歧，非要弄个水落石出，效果只会与愿望相反。反过来，学会小事糊涂，避免无谓争论，也就能不受制于他人的负面情绪，从而不为外界所累。这是一种生存智慧。

钱松岩作品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能忘记

□王 超

比柜台高不了多少的孩子们小手紧攥着大人给的钱，瞪大了眼睛瞧着书柜上眼花缭乱的连环画。《敌后武工队》《半夜鸡叫》《鸡毛信》《闪闪的红星》……哪一本能让他们的眼睛走开呢？那一双双兴奋中透着紧张、机灵中写着探求的生动眼神，多少年来定格在我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那时候，不光公社新华书店摆满了连环画，供销社设在各村的门市部也有售，只是品种和数量不如新华书店齐全。母亲去门市部称盐打油，我往往跟在后边缠着买连环画。在满足一家人必须的生活开支和一个孩子稚嫩的、谈不上理性的阅读爱好之间，一位承载着生活压力的农村妇女能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往往是我央求得厉害时，母亲才满足我的心愿。印象很深的一次，母亲走出供销社门口很远又折回身子陪我进去买了一本连环画。攥在她手里的一毛多钱交给售货员时还浸着汗渍。

多少年了，我珍藏着母亲那次为我买的连环画《火烧机场》（山东人民出版社1977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许多年后，我见到了《火烧机场》的原作者马承龙、巩武威先生，绘画者于受万先生。我对三位前辈说，你们当年的辛勤劳动，为那个时代的孩子们提供了精美的精神食粮，我就是受益者之一。

个人拥有所有的连环画显然不现实，于是出现了租阅连环画的。几个岁数稍大的孩子在公社驻地乌河大桥两侧摆起了小书摊，将各自的存货悉数“展出”，看一本一分钱。手捧连环画，或蹲着或半躺着或倚在桥栏上忘情阅读的孩子构成的画面，是那个年代一道别致的风景。

有人说，连环画简直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代名词。客观地说，连环画的确是那个时代孩子们最主要的读物。正是它使无数颗幼小的心灵获得早期的人生启示和文学艺术的滋养，使我们的童年虽值经济并不殷实的时期，却也那样充实和温馨。

与短缺的物质生活资料相比，连环画这种精神产品在当时算是丰盈的：有根据《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杨家将》《岳飞传》等古典文学名著改编的作品，有《朝阳沟》《山乡巨变》《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等反映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的作品，也有《师长的女儿》《锣鼓声中》《房东大娘》等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当然，更多的亦即孩子们最爱的是《小兵张嘎》《英雄小八路》《闪闪的红星》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题材的连环画。这类当时的主旋律作品用简练鲜明、生动形象的笔触，描绘了广大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故事。其中的英雄人物有的迎来了战斗的胜利，有的则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长眠在共和国的怀抱里。跌宕的故事牵动着孩子们的心，无私无畏的英雄震憾着孩子们的灵魂。连环画在潜移默化中对孩子们进行了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作为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艺术，连环画竟在近十几年间迅速衰落，渐行渐远。与此同时，代表西方绘画风格的卡通漫画大行其道。给现在的孩子讲当年的连环画，他们多数一脸的陌生甚至茫然。连环画这门以图文并茂的形式通俗易懂地传播中华文化的艺术能够传承下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话，那么我们失去的仅仅是一个艺术门类吗？

前不久，我在济南三联书店意外发现了近几年推出的再版连环画。售货员介绍，尽管每本价格五六元甚至近10元，购买者还是不少，其中不乏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再版能延续连环画的生命吗？期望答案是肯定的。

感慨之余，想起媒体刊发的两条与连环画有关的新闻：其一，在上海市第七届连环画藏品交流拍卖会上，14本老版《东周列国》以1.5万元的价格成交。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至1962年出版的套装《水浒》则创下每套4万元的天价。其二，上海美术博物馆举办《阅读一个时代——馆藏贺友直连环画精品陈列展》，展出贺先生创作的《山乡巨变》《李双双》《朝阳沟》《小二黑结婚》等经典连环画作品原稿。观者如潮。九十高龄的华君武先生为展览作序——《目光如炬》。

第一条新闻也许不足为奇。就收藏而言，一个行当越是衰落或消亡，其藏品就越可能升值，正所谓“物以稀为贵”。从大众视野中消失了的连环画，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理所当然。有人甚至预言，连环画比邮票更有升值空间。第二条新闻则让我感到亲切。喜欢连环画的人谁会不知道贺友直呢？他创作了近百部连环画，将“画故事”的艺术推向极致。他笔下那些形貌淳朴、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以及大变革时代的农村生活气息，无一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两条新闻似乎印证着同一个主题：人们钟情连环画，怀念连环画，呼唤连环画。

重涉岁月之河，让我们深情瞩目那些绽放在火热年代的连环画。它们感动了过去，感动着现在，也会感动未来。想起中央电视台一句公益广告词：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能忘记。